



风吹乌桕树

□桑飞月

天冷了，晚间宜围炉夜话。

我家没有炉子，取暖用空调和暖风机，但因温度还好，都没开。其实，有没有炉子我都觉得不妨先把夜话打开。

这天晚上，我们话的是乌桕。

初冬的乌桕异常美丽。在冷霜的作用下，它的叶子由绿变黄、变橙，又变红、变紫，最后飘落下来，像层层玫瑰花瓣，绚烂华丽。而它那乳白色的乌桕籽，则似白梅花。江岷山太守曾作诗：“偶看桕子梢头白，疑是江梅小着花。”

居家附近有条河，河两岸生长着许多乌桕。每年暮秋和初冬，我都会抽空过去看看，顺便拍些照片给没空去的先生和女儿也看看。

先生说，他们小时候喜欢玩一种树枝和树籽，这树籽很像我拍的乌桕籽，但印象中好像是圆的，而且似乎也不叫乌桕，具体叫什么，忘记了。不过玩法倒是记得清楚，取段树枝，把一头劈开，将树籽夹在前头，一捏树枝，“biu”地一下，树籽就能滑射出很远。原因是这种树有油性，尤其树籽上，直接就裹着一层厚厚的油脂，很光滑。

“有空你带我去河边，看看乌桕是不是我们老家的那种树，若是，我给你们做一个玩具玩。”这个大男人说道。

周末下午，他闲着没事，便央我带他去河边。

这天是立冬，北方有不少地区都在下雪。我们在江南室内尚觉温暖，谁知一出门，发现天竟也出乎意料地变了，冷风呼啸，裹挟着星星点点的雨。雨不大，便没有回去拿伞。到了河边，不料风和雨都猛烈了起来。

这时，我看到了真正的风吹乌桕。乌桕当年新发的一些枝条呈柔软下垂状，风一吹，像一束挂满小扁鱼的鱼线在风中舞动，美丽极了。我俩跑过去，匆匆摘了一些乌桕籽，很凑巧地，他还看到一根断掉的乌桕枝。拿到那根乌桕枝后，他给他父亲打电话，询问老家山上的树叫什么名字，以及它的特征。

不知都说了些什么，这个电话有点长，似乎忘了风，忘了雨，也忘了冻得哆哆嗦嗦的我。

好半天，他才跑过来告诉我：“老人家叫那树木油。结的籽是白色的，半圆形，上面有一层油脂，可以做蜡，也能染布，它的叶子初冬会变红。你看，这不正是乌桕嘛？”

他拿着他的乌桕枝，左看右看，兴高采烈，像看见了他的亲兄弟似的。快到家时，他扭头看到落汤鸡似的我，幡然醒悟：“两人冒着风雨跑到河边，就为捡个乌桕枝，摘把乌桕籽，这也太浪漫了。”

“我怎么感觉有点傻呢？”我揶揄着发梢的水说。

到家后，他用浴巾揉了揉头发，就开始用刀子削那树枝，很快，这拙朴的玩具便做好了。女儿在做作业，无心玩耍，他便在屋子里对着门，“biu——biu——biu——”兀自玩得很是开心。这让我想起了鲁迅笔下的八公公。

少年们看完社戏，划船回家的途中，偷吃了一些罗汉豆，吃罢担心被八公公骂，因用了他船上的盐和柴。于是大家进行了一番讨论，讨论到最后，归结是不怕。“他如果骂，我们便要他归还去年在岸边拾去的一枝枯桕树。”以前读这句话，有些不解，一根枯树枝，何以就让八公公不骂人了呢？

后来想了想，枯桕枝上有乌桕籽。杭堇浦曾作诗云：“千林乌桕都离壳，便作梅花一路看。”把乌桕枝插瓶里，亦是很好看的，八公公说不定是用它插花瓶呢，如此一想，竟觉八公公可爱了许多。但是现在，我又觉得他有可能是用来玩了呢，就像我面前的这个男人。

“顺着乌桕树，你还想到了什么？”我开玩笑问他。不是有人写过“日暮伯劳飞，风吹乌桕树。树下即门前，门中露翠钿”吗？

“这可就多了，但不能告诉你。”他故作神秘地说道。

呵，不告诉我我也知道，每个有乌桕树的地方，都是故乡。每棵乌桕树上，都卧着一些人的童年。风吹乌桕，吹红的，其实是很多人的思念。

阳台即景

□王静

开门见茶梅。茶梅在阳台的东墙西，近房门。

今年阳台上的花草，就数茶梅最安耽。叶青光亮，花苞饱满，果子累累。茶果形似小核桃，色似毛栗，栗壳色也；果子外壳有的裂开小口，有的则坚滑圆润，像躲猫猫似的，皆长于背阳枝丫上。茶枝长得细瘦或粗壮，细瘦的似肋骨，粗壮的像胫骨。胫骨上的叶片色深厚实，茶果生长于斯，既依赖于枝叶的供养，又得益于枝叶的庇护。每一枚茶果自初而熟，受过风吹雨打，遭过昆虫的吮吸，抑或鸟儿的啮啄，而果子初现，其色近叶色，渐熟渐变，色变近枝色……植物世界，也是互生互亡的生物链，这不，抛头露面的茶果一一凋谢，还挂枝头的不是深藏，就是难辨的，茶梅以这样的方式繁衍后代。只听得“叭嗒、叭嗒”两响，茶果裂开，接着似珠子滚动的响声，只见里面的几粒褐色茶籽滚落下来，一直向前。茶果爆裂，茶梅即开出一朵“果花”，乃是一褐色的花朵，三片卵形果壳花瓣。

冬阳和煦，是个老宁波所谓的十月小阳春的日子。又是“叭嗒、叭嗒”的几响，茶树又绽放了两朵果花。两粒茶籽自由坠落，一粒滚动远去，一粒垂直而下。

远去的茶籽向南，滚至南边矮墙前的栀子花下。栀子花有三倍茶梅树那般高，树型不如茶梅秀气。据说，栀子花由西域引栽，音译称薝蔔。宋人的《桥上闻薝蔔香》，留下“曾闻薝蔔林，自是佛世界”的诗句。眼前的栀子，一副被西风吹落的样子，稀疏的绿叶挂在枝头，或许孕育新枝，或许孕育花胎。按栀子花习性，夏末抽生出释茄果似的新枝，历经夏雨秋风的催生，释茄果的四周抽出或三或四或五不等的新枝，花胎稳坐居中。阳台上的植株亦是昆虫的

天地，栀子花犹如小青虫的天堂，没少啃吃其新枝嫩叶，却从不眷恋花胎，是古人视栀子为佛花的缘由？几问无解。今遇桂花珊珊来迟，栀子花还不见花胎，是夏长秋短、久雨久晴的异样作祟吗？神奇的自然界，总是让人那么费解。

异样气候亦令花草难熬，所幸阳台上的盆花都挺住了。长在栀子花对面，靠北墙的杜鹃曾一枝一枝地枯黄，又奇迹般地枯枝的根部抽出新枝，从而留下半枯黄半青绿的倩影。栀子花背后的矮墙上爬满不知名的藤蔓。阳台高居三楼，这里没有藤蔓扎根的土壤，寻思过藤蔓自一楼的藤子攀墙而来，可院子又不见同样的藤叶。藤蔓开过雏菊似的小花，结了不少红豆似的果子，如今那些红果又不知去了哪儿？藤叶呢，要么呈花布似的绿底紫点，要么像抽象画的绿紫色块，微风掠过，藤蔓上的叶片起舞，像迎接冬天的季风一样，飒飒作响。

曾为藤蔓腾出生长的空间，将早年兀立矮墙上的迎春花移置茶树下。搬迁新地的迎春花，早早地绽出针尖的嫩芽，往年凋零的老叶依旧挺立枝头。有道是一叶知秋，阳台上的盆花，无论常青抑或落叶的植株，早被秋风漂染得五彩缤纷。植株的叶子终究将告别枝头，只是告别的色彩不同而已。迎春花抖落的叶片，不是青底点紫，就是紫色夹青；栀子花，与柠檬树叶一样，一片一片地由青泛黄，待叶子黄透，成片片黄金叶，才缓缓地飘落；月季花叶待染上褐色斑点，即以蓝花印布似的花样离开枝头……这些叶子回归大地，仍是树上的叶子模样，惟有茶梅落叶不同。茶梅虽是常青树，然岁月也催青叶老，只是茶梅的落叶，由青变黄转褐，褐色叶子枯萎卷曲，离枝落叶亦似茶籽落地一样掷地有声……果熟叶落，秋去冬临，春近否？